

六一节,本报连续第六年重访这个学军小学六(1)班,今年他们即将高考
疫情突袭下,他们有坚持梦想的艰难,也有面临未知的纠结

6年了,少年,愿你们未来还是少年

本报记者 徐洁

6年前的六一节,我们走近了杭州学军小学六(1)班的同学,陪伴他们从少儿到少年,经历初中、高中,今年他们要高考了。

原本,再过6天便是高考日。两个月前,教育部官宣:今年高考延期一个月。

这届参加高考的孩子,多数都是2002年或2003年出生的孩子,而彼时正是非典。

有人说:这届高三学生是传奇的一届。今年以来,应考的突袭还远不止延期这一项。竞赛生、艺考生、留学生……突袭给他们造成了眩晕,像是一场提前到来的考试,考验着他们应对的能力。

已然长大的18岁少年们,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就如一位同学跟我说的:见证历史没什么大不了的,创造自己的历史才够酷。



▲他们最近的一次同学聚会



▶本报前几年的追踪报道版面

1月14日,教育部要求今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。从2003年开展至今,自主招生度过了17个年头,受过追捧,有过争议,最终落幕。

“我们是顺着历年的政策走的,学校也是,为之奋斗了三年,却在终点突然改变规则。”小涵妈妈告诉我。所以邀约采访时,她暗暗提醒我,“政策突然调整,他压力挺大的。”

3年前小涵考进杭二中竞赛班,主攻物理。

多年来,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高校,通过五大学科竞赛、国赛及本校组织的各种训练营及考核,与这些竞赛生约定给予优惠政策录取,是全国公开的秘密。

这条消息年初发布时,班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同学们的情绪和发泄在群里翻涌。刷着身边同学的吐槽,小涵也像被泼了一盆冷水。他意识到,取消自主招生,就意味着竞赛生又回到

“你成绩那么好,也许能上北大清华。”我试图这样宽慰小涵时,他的回答是:“可我想学临床医学。”言下之意,如果刚刚够线,未必为了名校的名头去读一个不喜欢的专业。末了他又补上一句,“那是从小的梦想。”

疫情下看多了医护人员直面危险,小涵妈妈还以为儿子会改变想法,没想到他更坚定了。

那段日子,除了被医护人员治病救人的职业天性感动外,他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。比如武汉疫情严重,海军的医疗船为什么不能开过去。他上网检索相关资料,扎实的物理基础很快让他意识到,长江航道的水深不够,桥洞的净高也不够。他继续想开去:高铁网络发达,如果

除夕那天,玥儿迎来了寒假,喘息的时间只有一天。当时的她还未意识到这个本该短暂的假期会因为一场疫情被延长,而她在3个月后会出现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:“拜托赶快开学吧。”

玥儿目前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附属中学,国美是她必须要抓住的机会。一头是专业课的练习不能停歇,一头是文化课的冲刺不敢放松。因此,她需要每天画,交作业给艺术老师,保持画画的感觉,画到凌晨1点多是常有的事情。早上7点醒来后,她又开始文化课。

“班上有个同学,户口在省外,连参加浙江统考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是他第三年考美院了,这么一想,我有什么理由不坚持?”玥儿说。



这是六年前他们的小学毕业照

了原本的赛道上,要和普通高考生一起比拼。

“这些年主要精力都放在竞赛上,应试投入就会少很多。按高考裸分录取的话,竞赛生的优势就没有了。”他从未想过,那个从小就向往的学校或许因此与自己失之交臂。

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疫情,玥儿此时也已完成了美术类专业课的全部考试,全身心投入到高考文化课的复习中去。

能打造出类似医疗船的医疗列车,让病人在高铁上进行隔离和救治呢?

“医学不光是临床上治病救人,还有很多科研相关的工作,值得我们去攻破。”小涵很认真地对我说。我也明显感觉到,聊起医学,他的声音都明快起来。

小孙已经手握7份国外名校的offer,包括她最心仪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。她也知道,爸爸偷偷替她缴了多伦多大学的保证金,希望在目前不明朗的疫情环境下多留个选择。“可我心心念念那么久的学校和专业,哪会那么容易放弃?”

伦敦政经的国际关系是她的首选。去年末申请时,官网上申请要求的每一个字她都反复

但放弃的人不在少数。在小学就擅长舞蹈的小馨,以舞蹈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高中。思前想后,此时回过头准备校考网申的资料,风险远远大于往常,距离高考只有三四个月了,她不敢再冒这样的风险。

2月中旬后,年假的气氛减弱,开学仍旧遥遥无期,学校也开始组织上起了网课。每次上课时,小涵便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卧室里,“虽然比学校里面舒适,但心理压力反而更大了。”没有老师的安排和监督,全靠自觉备考,这种情况下更容易拉开差距。

但妈妈却从中看到了儿子的自律和坚持,“每天的学习、锻炼他都安排得很好,人虽待在家里,但跟老师沟通无间,得到了很多帮助。感

3月末以来,各艺术类高校纷纷出台艺考调整方案,校考延期,部分专业取消校考,按统考和高考成绩录取。

“这样的方式对我们太不友好了。”玥儿告诉我,美术统考的考试方式较为传统,一些功底不深的学生突击几个月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而专业强的考生,则把宝押在各大美院自己组织的校考上,“觉得自己憧憬多年的艺术殿堂,可能会有很多不是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去报考了。”

还有那些计划留学的,在六(1)班的孩子里,不算少数。虽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陆续拿到了offer,但难以判断的全球疫情,和悬而未决的开学时间,都让他们纠结。

六(1)班的孩子们,面对这些突袭,每个人都在调整。

研读,光文书就改了六七遍。爸爸问她要不要请中介帮忙,她却坚持自己来,“文书本来就是很个人化的东西,代写的,怎能真正代表我?”

羽彤也拿到了伦敦政经的offer,但她还想再等等,“我想学人类学,当法医,或是考古学,如果有专业更对口的,哪怕学校排名略次一点,也没关系。就是专业‘钱景’不好,没法很快把留学本赚回来了,哈哈。”

我问她,那你担心疫情吗,如果学校延期开学怎么办?(事实上,很多国外高校已经发布延迟半年或一年开学的消息)“那就先找地方实习或兼职。”回答坚定。

这是他们的18岁,独立思考的18岁。

觉他真的长大了。”

小朱妈妈也很享受宅家期间的亲子时光,每天她烧饭,儿子洗碗,无话不谈,相比初中时,儿子一回家就把自己关进房间,真是美好多了。她笑称:“别人家的网课鸡飞狗跳,我们家母慈子孝。虽然儿子成绩长进不大,但他的贴心懂事也是一种成长啊。”

这也是记者在采访中最大的感受:这些一路走来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,将共同决定,他们会成为谁。

我们静待,所有的好运与惊喜,会眷顾那些在沉默时光认真努力的人。

祝福孩子们!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文内学生均为化名)

突袭

博弈

应对